



民族语文研究 情报资料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7



编辑说明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是关于民族语文研究方面的综合性的不定期的内部参考读物。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刊载国外有关民族语文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综述，重要论文的翻译、摘译和译述，有关专著和期刊的介绍；并兼及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等学术团体有关的重要活动的介绍。可供我国从事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和教学人员、学习少数民族语文专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对语言学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本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委会组稿。欢迎投稿。

来稿请用行间有空的带格稿纸单面横写。译文要求附原文（原文用后退回）。字迹要求清晰，译文中出现的外文一律用印刷体；人名、书名等请先写中文，然后在括号附上外文。来稿请挂号寄送北京西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辑组。稿件刊用后将酌致薄酬；译稿如不刊用，均负责退还。

限于资料、人力、业务水平以及印刷等方面的条件，我们的编辑工作一定会有许多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译 文

研究突厥语和蒙古语亲缘关系问题

- 的一些有效方法……………【苏】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
C.C.哈尔科娃 著(1)
许浩福 译

- 《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一书的序言……………【英】G.克劳森 著(12)
曦 镛 译

- 女真语与蒙古语……………【美】N.波 普 著(17)
忽刺安 译

- 朝、日、汉上古音比较研究……………【南朝】辛容泰 著(26)
金淳培 译

- 再论蒙古诸语言“i的转变”(上)……………【日】服部四郎 著(42)
武·呼格吉勒图 译

- 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是如何称呼老人的…【德】劳德·基尔陶塔斯 著(48)
陈晓云 译
潘 旺 校

- 论《澳泰语》中的泰语例证……………【美】W.J.格德尼 著(51)
欧阳觉亚 译

- 古汉越语研究的初步成果……………【越南】王 禄 著(67)
傅成勛 译

- 原始台语的声调系统……………【美】李方桂 著(70)
李钊祥 译
罗美珍 校

- 越南语声调的起源……………【法】A.G.欧德利古尔 著(88)
冯 蒸 译
袁家骅 校

原始苗瑶语构拟中的问题	【英】G.B.唐 纳 著 (97)
	向日征 译

书 评

评《土族语中的藏语借词与古代藏语方言 的演变》	【美】R.A.米 勒 著 (108)
	王青山 译
评李方桂的《台语比较手册》	【美】R.B.琼斯文 著 (125)
	喻翠容 译
苏刊评C.H.伊万诺夫的俄译本《福乐智慧》	李 琪 译 (126)

会 议

第1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简介	罗美珍 编译 (127)
-----------------------	----------------

人 物 介 绍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伯令教授简介	众 志 编译 (140)
联邦德国著名语言学家葛玛丽教授简介	王秀珍 编译 (148)
斯特雷克博士简介	众 志 编译 (156)

书 目

国外有关汉藏语言、澳亚语言、南岛语言 论著目录 (续)	乐赛月 编译 (158)
--------------------------------------	----------------

下期目录

- 澳泰语研究;3. 澳泰语和汉语……………【美】P. 白保罗著 罗美珍译
- 中国四种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紧音”和“松音”……………【美】I. 麦迪森 著 陈 康译
P. 拉狄福其特
- 台语的齿音复辅音……………【美】李方桂著 乐赛月译
- 汉藏语和澳泰语……………【苏】I. I. 帕依洛斯 S. A. 史塔洛斯汀著 周国炎译
- 对南亚语系人称代词的历史研究……………【德】H. J. 宾努著 周植志译
- 关于芬兰乌戈尔语族和突厥语族塞擦音的历史
……………【匈】A. 罗纳塔斯著 李增祥译
- 关于西部裕固语谓语句结构的一种古代类型
……………【苏】H. A. 巴斯卡科夫著 许浩福译
- 中世纪蒙古语的女性形式动词词尾系列……………【日】小泽重男著 胡 树译
- 论阿尔泰语一些动词词干的附加成分……………【美】N. L. 波普著 王秀珍译
- 再论蒙古诸语言“*i 的转变”(下)……………【日】服部四郎著 武·呼格吉勒图译
- 女真语言的原始材料……………【日】清濑义三郎则府著 刘京雨译
- 评奥斯丁·黑尔的《藏缅语族语言的研究》……………【日】西田龙雄著 郑贻青译
李方桂……………王 均
- 狄兰西博士简介……………众 志 编译
- 国外有关汉藏语言、澳亚语言、南岛语言论著目录(完)……乐赛月 编译

研究突厥语和蒙古语亲缘关系

问题的一些有效方法

Б.А.谢列勃连尼科夫 著

С.С.哈尔科娃

许浩福 译

可以毫不夸大地肯定说,现在突厥学家按其对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亲缘关系这一思想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热烈拥护这种思想的,第二种是抱怀疑态度的。

拥护突厥语和蒙古语有亲缘关系这一思想的人基本上依据Г.Н.兰司铁、Н.Н.波普的著作,以及诺斯特拉学家(ностратик)和某些现代阿尔泰学家的研究著作。而抱怀疑态度的人则认为在阿尔泰学家的著作中有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整个说来,对突厥语和蒙古语亲缘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得相当缓慢。

关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亲缘关系的假设,只有根据有关的可靠资料和深入研究才能被接受,或者被抛弃。

我们首先谈一下有利于认为是突厥语言中的蒙古语借词的理由。

1. 发音相似的突厥语词和蒙古语词保存得最完善。如果构成亲缘语群的各种语言实际上起源于同一个来源,即起源于原始共同语,那末这些语言的物质亲缘词(материально-родственные слова)不可能保存得一样完善。这些词总是明显对立的,有时甚至对立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以致被比较的词一般地说好像是是非亲缘词。例如:匈牙利语 viz “水”和科米-泽梁语 ва; 匈牙利语 fog “牙,齿”和马里语 пүә; 曼西语 tenggät “鼠,耗子”,科米-泽梁语 шыр,芬兰语 hiiri, 雅库特语 аһыс “八”,土耳其语 sekiz, 匈牙利语 fő “头”,埃尔加-莫尔多瓦语 пе; 雅库特语 сый “脂肪,脂油”,阿塞拜疆语 jax, 汉特语 ienk “冰”,埃尔加-莫尔多瓦语 ej; 德语 schatz “宝物,宝藏”,俄语 скот “家畜,牲畜”; 俄语 зуб “牙,齿”,古希腊(荷马)语 ὄρυς, 立陶宛语 zambas, 芬兰语 setä “叔叔,伯伯”,科米-泽梁语 чож; 鞑靼语 аяк “脚”,楚瓦什语 ура; 土耳其语 uzun “长的”,楚瓦什语 вăрăш 等。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突厥—蒙古语并行的词(параллели)都保存着几乎同样的形式。它们相似到这种程度,以致说突厥语言的人毫不费力地,也不必用专门的词源研究,就能说出这个蒙古语词的在形式上像意义同它相当的和他所熟悉的突厥语词,这一点在一系列突厥—蒙古语的和声词(созвучания)作比较时就能很容易地得到证实。

蒙古语 айл “村落”, 鞑靼语 авыл “村,农村”, 哈萨克语 ауыл “乡村,山村”;

蒙古语 алтан “金,金子,黄金”, 鞑靼语 алтын, 哈萨克语 алтын;

蒙古语 балт “斧子”, 鞑靼语 балта, 巴什基尔语 балта, 哈萨克语 балта;

蒙古语 бах “蛙,蛤蟆”, 鞑靼语 бака, 哈萨克语 сақа;

蒙古语 билүү “磨刀石”，鞑靼语 булзү，哈卡斯语 пилөө，库梅克语 билёв；

蒙古语 бог “垃圾”，鞑靼语 бок，哈萨克语 бок “粪，屎”；

蒙古语 булаг “泉，泉水”，鞑靼语 болак，诺盖语 болак；

蒙古语 жил “年”，哈萨克语 жыл，吉尔吉斯语 жыл，鞑靼语 ел（йыл）；

蒙古语 жимс “果实，水果”，鞑靼语 жимеш “水果，蔬菜”，哈萨克语 жемис “水果”；

蒙古语 магта - “称赞，夸奖”，鞑靼语 макта -，哈萨克语 макта -，库梅克语 макъ-та -；

蒙古语 орон “地方，地区”，鞑靼语 урын，巴什基尔语 урын，哈萨克语 орын，吉尔吉斯语 орун “地方，地区”；

蒙古语 сахи - “保护，看守”，哈萨克语 сақа -，鞑靼语 сакла -，库梅克语 сакъла -；

蒙古语 солгой “左手的，左撇子”，楚瓦什语 сулахай “左手的”，“左撇子”，鞑靼语 сул，阿塞拜疆语 сол，哈萨克语 сол，库梅克语 сол “左手的，左撇子”；

蒙古语 сохор “瞎眼的，盲人”，哈萨克语 соқыр，鞑靼语 суқыр，库梅克语 сокъур；

蒙古语 тааг “手杖，拐杖”，鞑靼语 таяк “木棍，手杖，拐杖”，哈萨克语 таяк，库梅克语 таякъ；

蒙古语 төмөр “铁”，鞑靼语 темир，哈萨克语 темир，土耳其语 demir，阿塞拜疆语 дөмир，库梅克语 темир；

蒙古语 тэнгэс “海”，鞑靼语 лицез，哈萨克语 теңиз，土耳其语 deniz，阿塞拜疆语 дөңиз，库梅克语 денгиз；

蒙古语 тэх “山羊”，鞑靼语 тэкэ “山羊”，公山羊，哈萨克语 теке，库梅克语 теке；

蒙古语 сал “木排，木筏”，卡尔梅克语 сал，鞑靼语 сал，哈萨克语 сал；

蒙古语 тал “平原，草滩”，卡尔梅克语 тала，鞑靼语 дала “草原，荒原”，库梅克语 тала “林中旷地，林中草地”；

蒙古语 туг “旗帜，旗”，卡尔梅克语 туг，库梅克语 тув；

蒙古语 мал “家畜，牲畜”，卡尔梅克语 мал，鞑靼语 мал，哈萨克语 мал，库梅克语 мал “牲畜，家畜”；

蒙古语 бал “蜂蜜”，卡尔梅克语 бал (балъ)，鞑靼语 бал，哈萨克语 бал，库梅克语 бал；

蒙古语 тара - “散开”，卡尔梅克语 тара-(тарахъ-)，哈萨克语 тара-，鞑靼语 тарал-；

蒙古语 хөх “兰色的”，卡尔梅克语 көк (көке)，哈萨克语 көк，鞑靼语 күк，土耳其语 gök等；

蒙古语 тах “马蹄铁，马掌”，卡尔梅克语 тах (тахъ)，哈萨克语 таға，鞑靼语 даға；

蒙古语 тогто - “停留，停住”，卡尔梅克语 тогт - (тогтъ-)，鞑靼语 тукта -，库梅克语 токъта -；

蒙古语 сийрэг “稀疏的”，鞑靼语 сирек，哈萨克语 сирек，库梅克语 сийрек；

蒙古语 хавх(ан) “捕兽夹子”，卡尔梅克语 хавх(хавхъ)，吉尔吉斯语、诺盖语 капкан，鞑靼语 капкын；

蒙古语 харцгай “鹰”，卡尔梅克语 харих(харцъхъ)，鞑靼语 карчыга，哈萨克语 каршыга；

蒙古语 тани - “认出，辨认”，卡尔梅克语 тань - (танъхъ)，哈萨克语 тан -，鞑靼语 тани -，库梅克语 таны -；

蒙古语 алаг “杂色的，花的”，卡尔梅克语 алъг，鞑靼语 ала，哈萨克语 ала，库梅克语 ала；

蒙古语 хавирга(н) “肋, 肋骨”, 鞑靼语 кабырга, 哈萨克语 қабырга, 库梅克语 кәб-
бурга;

蒙古语 хайч(ин) “剪刀, 剪子”, 鞑靼语 кайчы, 哈萨克语 қайшы, 库梅克语 къайчы;

蒙古语 хар “黑色的”, 鞑靼语 кара, 巴什基尔语 кара, 哈萨克语 кара, 土耳其语 kara, 阿塞拜疆语 gara;

蒙古语 хара- “看”, 鞑靼语 кара- “看”, 哈萨克语 қара-;

蒙古语 хашгара- “叫喊”, 鞑靼语 кычкыр-, 库梅克语 къычыр-。

上面所引用的很像俄语从西欧诸语言中借用的词。德国人很容易了解像 бухгалтер “会计员”、бруствер “(军) 胸墙”、вальшпен “山崩”、зуммер “〈电〉 蜂音器”、шницель “〈薄的〉 煎肉块”、парикмахер “理发师” 等那样一些俄语词的意义。同样也可以说, 法国人很容易了解像 тротуар “人行道”、туалет “盥洗室, 厕所”、абажур “灯罩, 灯伞”、парашют “降落伞” 等那样一些俄语词的意义。

在语言存在的时间和语言词和形式的耗损程度之间有一定的依赖关系。语言存在的时间越短, 词和形式的耗损程度就越小。突厥—蒙古语并行词中的词在形式上保存得特别完善, 而且差别也不很明显, 这仅仅证明突厥语词简单地被蒙古诸语言借用而已, 而且是在离我们不那么遥远的时代借用的, 似乎在两千年以前。

同时, 突厥语言和蒙古语言之间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为了表明这一事实, 我们引用鲍里斯·波列伏依《真正的人》(《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一书中的两小段乌兹别克文和蒙古文译文。

乌兹别克文译文

Юлдузлар ҳали чарақлаб турар, кирчиллама совуқ, лекин шарқдан осмон ёришиб келмоқда. Дарахтлар қоронғилидан астасекин чиқа бошлади. Бирдан совуқ шомол кўзғалиб, дарахтлар бошини силкита кетди. Ўрмонга дарҳол жон кириб, шовур-шовур ва гачир-гучирга тушди.

蒙古文译文

Одон шичид оёгорхог хүйтэн гялалзан байгаа ч огторгуйн дорно хаяанд хэдийн гэгээ гараад ой шугуй сурт тэр моддын орой дээгүүр цэвэр салхи улээн өнгөрөхөд шөнийн гуй пойроос сэргэсэн ой тайга сүр жавхлантай шуугиж эхлэв.

俄文原文

“Звезды еще сверкали остро и холодно, но небо на востоке уже стало светлеть. Деревья понемногу выступали из тьмы. Вдруг по вершинам их пропелся сильный и свежий ветер. Лес сразу ожил, зашумел полнозвучно и звонко”。

“晨星还在强烈地和冷漠地闪烁, 但是东方的天空已经发亮。树木渐渐地从黑暗中呈现出来。忽然一阵相当大的冷风从树梢上刮过去, 树林立刻苏醒, 声音宏亮地喧哗起来。”

如果利用阿尔泰学家的材料, 那末对原始阿尔泰语语音在突厥和蒙古诸语言中的反映(рефлекс)的比较, 可以证明它们的变异性是非常小的。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a和a相当于

阿尔泰语的 $\bar{a}$ 和 $\bar{a}$,土库曼语的 $\bar{o}$ 和 $\bar{o}$ 相当于阿尔泰语的 $\bar{o}$ 和 $\bar{o}$,在雅库特语中 $\bar{o}$ 变为二合元音 yo ,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 y 和 $\bar{y}$ 相当于阿尔泰语的 y 和 $\bar{y}$,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和雅库特语的 $\bar{a}$ 相当于阿尔泰语的 $\bar{e}$;土库曼语的 $\bar{a}$:和 $\bar{n}$ 、雅库特语两种情况下的 $\bar{n}\bar{a}$ 、阿塞拜疆语的 $\bar{a}$ 和 $\bar{o}$ 相当于阿尔泰语的 $\bar{e}$ 、 $\bar{e}$;雅库特语的 $\bar{o}$ 和 $\bar{y}\bar{o}$ 、土库曼语的 $\bar{o}$ 和 $\bar{o}$:相当于阿尔泰语的 $\bar{o}$ 和 $\bar{o}$ 。阿尔泰语的 $\bar{y}$ 、 $\bar{y}$:在雅库特语中以 $\bar{y}$ 、 $\bar{y}$: $\bar{n}$ 形式反映出来,而在土库曼语中以 $\bar{y}$ 和 $\bar{y}$:形式反映出来。阿尔泰语的 y 、 $\bar{y}$ 和 $\bar{n}$ 、 $\bar{a}$ 在突厥诸语言中也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变化。在原始蒙古语中,所有的阿尔泰语元音都保留下来了,没有特殊的变化。

在突厥和蒙古诸语言中,阿尔泰语辅音的反映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特别的不同。在这些语言中,许多辅音毫无变化地保留下来了。

其原因是,由于在查明原始的阿尔泰语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时,错误地利用了蒙古诸语中没有显示出任何特殊不同的突厥语借词。

2. 在蒙古语材料基础上不可能查明词的与突厥语原型(архетип)相符的原型。对一些外形相似的词或形式的简单对比本身还不能提供任何什么东西,因为没有比较的范例或最古的形式。只有把古代形式与现代形式作比较,才有可能揭示某一个词或某一个形式的发展方向。

仅仅利用蒙古语材料会引起很大的困难,因为它通常无助于查明原型。如果很少的蒙古语材料有可能揭示这样的原型的话,那末这种原型也不可能与只是根据突厥语材料查明的原型相同。

原型 * $\bar{t}amir$ “铁”不可能借助于同它离得远的蒙古语词 $\bar{t}\bar{o}m\bar{o}r$ “铁”或卡尔梅克语词 $\bar{t}\bar{o}m\bar{r}$ ($\bar{t}\bar{o}m\bar{o}r$) 来恢复。为了恢复此原型,必需吸收阿塞拜疆语材料—— $\bar{d}\bar{e}m\bar{i}r$ 或鞑靼语材料—— $\bar{t}m\bar{i}r$ ($\bar{t}m\bar{i}r$)。蒙古语词 $\bar{o}r$ 和布里亚特语词 $\bar{e}r\bar{e}$ “男人”不能被用来查明这些词的原型,然而阿塞拜疆语的 $\bar{o}r$ 和鞑靼语的 $\bar{m}r$ 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蒙古语的 $\bar{t}\bar{e}n$ (г) “相当的,同样的”、卡尔梅克语的 $\bar{t}\bar{e}n$ 不可能恢复词的原型—— $\bar{t}\bar{e}n$,然而突厥语材料(阿塞拜疆语的 $\bar{t}\bar{e}n$,维吾尔语的 $\bar{t}\bar{e}n$)对恢复词的原型来说被证明是完全可能的。蒙古语的 $\bar{c}\bar{o}l$ “荒漠”、卡尔梅克语的 $\bar{c}\bar{o}l$ 离发音为 $\bar{c}\bar{o}l$ 的原型很远;蒙古语的 $\bar{x}\bar{a}r$ “黑色的”和卡尔梅克语的 $\bar{x}\bar{a}r$ ($\bar{x}\bar{a}r\bar{y}$) “黑色的”使有可能在最好的情况下构拟出原型 $\bar{x}\bar{a}r\bar{y}$,但是这原型离借助于突厥语材料构拟的原型 $\bar{k}\bar{a}r\bar{a}$ 很远。卡尔梅克语的 $\bar{c}n\bar{c}r$ -($\bar{c}n\bar{c}er$ -)和蒙古语的 $\bar{c}n\bar{c}r\bar{e}$ “震动,颤动”不可能恢复出现在塞擦音 $\bar{c}$ 之前的音。在突厥诸语言中发现有 $\bar{t}$,例如哈萨克语 $\bar{t}\bar{i}t\bar{i}r\bar{e}$ - “震动,颤动”、阿塞拜疆语 $\bar{t}\bar{i}t\bar{i}r\bar{e}$ -、土耳其语 $\bar{t}\bar{i}t\bar{i}r\bar{e}$ 等。蒙古语的 $\bar{c}\bar{e}c\bar{e}r$ “花”、卡尔梅克语的 $\bar{c}\bar{e}c\bar{e}r$ ($\bar{c}\bar{e}c\bar{e}r$) “花”也不可能恢复发音为 * $\bar{c}\bar{a}c\bar{a}k$ 的真正的原型。蒙古语的 $\bar{x}\bar{u}d\bar{i}$ “井,水井”和卡尔梅克语的 $\bar{x}\bar{u}d\bar{i}$ ($\bar{x}\bar{u}d\bar{i}r$)有可能构拟为原型 * $\bar{x}\bar{u}d\bar{i}r$,但是它完全不像突厥语的原型 $\bar{q}\bar{u}b\bar{u}q$ 。根据蒙古语 $\bar{z}\bar{a}d$ - $\bar{r}\bar{a}$ “解开,松开”和卡尔梅克语 $\bar{z}\bar{a}d$ - $\bar{r}$ -($\bar{z}\bar{a}d\bar{y}$ - $\bar{r}\bar{y}$ -) “解开,打开”,可以恢复与突厥语同一词根的原型 $\bar{j}\bar{a}b$ - 不相符合的词根原型 $\bar{z}\bar{a}l$ 。

蒙古语的一些原型不能提供任何更能准确地说明突厥语原型的补充材料,然而印欧语系诸语言的亲缘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希腊荷马语词(греческое гомеровское) $\bar{g}\bar{o}m\bar{f}\bar{o}s$ “小槲子,小桃子”有助于查明俄语词《зуб》“牙,齿”的原型。这个原型过去的发音是 * $\bar{g}\bar{o}m\bar{b}\bar{h}\bar{o}s$ 。

上述情况再一次证实,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是借词,而不是起源于它们共同的古代阿尔泰语原型的词。

3. 在突厥—蒙古语并行词中证明无误的后加成分不是反映蒙古诸语言的后加成分系统。

证明对蒙古语言从突厥诸语言中借词这一假设有利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不能说明在这些词中有突厥语的后加成分。

山Г.И.兰司铁查明的许多在形态上相同的现象，不能证明所研究的构形成分在起源上的亲缘关系，而是证明它们的借用性质，因为它们通常在突厥语言中有直接并行词的词中表现出来，而且只有用突厥语材料以及偶然的巧合加以解释。

突厥—蒙古语并行词的形态分析曾表明，它们在语音和语义方面是一致的，从形态的观点看来，根据历来的蒙古语，毕竟是不可分解的，而且只有在利用突厥语材料时才能得到可以视为满意的解释。例如卡尔梅克语的 *харш* “障碍”，“对立的，相反的”、蒙古语的 *харш-ла* — “阻挠，妨碍”，“反对，相矛盾”在突厥诸语言中有并行词——*карыш* — “干涉，干预”，“打扰，妨碍”、*каршы* “（在）对面，反对”，“相反”，“相反的”，“敌对的”。蒙古语的形式可以利用突厥语材料找到形态的解释。在蒙古语言中从来也没有以 *-ыш* 结尾的共同态。可是在突厥诸语言中，*қаршы* “（在）对面，反对”一词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动词 *қараш* — “互相看”的古代副动词。

能从动词词干构成名词的突厥语附加成分 *-ма*，可以证明卡尔梅克语 *зарм* “碎米，碎粒，碎仁”一词的突厥语起源。例如：鞑靼语的 *бүләмә* “房间”来自 *бүл-* “分割，划分”，土库曼语的 *сынма* “断处，破口”来自 *сын-* “打断，弄坏”，阿塞拜疆语的 *бәркитмә* “工事，堡垒”来自 *бәркит-* “加固，设防”，哈萨克语的 *жарма* “米，粒，仁”来自 *жар-* “劈开，打破”等。最初，这个附加成分有过形式 *-па*、*-пә*，后来变成了 *-ба*、*-бә*，从这里又产生了附加成分 *-ша*、*-шә*：如卡尔梅克语 *зарм* “碎米，碎粒，碎仁” < 突厥语 *јарма* “碎米，碎粒，碎仁”来自 *јар-* “砍，劈”，“劈开，打破”。

在原始突厥语中有过以 *-ык(-ик)* 结尾的动形词。它们作为古代残留下来的形式保留在所有的现代突厥语言中，起着具有形动词意义的形容词或在它们基础上产生的名词的作用，例如土耳其语 *batık* “潜入的，没入的”来自 *bat-* “潜入、没入”，*kırık* “被打破的”来自 *kır-* “打破”，乌兹别克语 *бузук* “被破坏了”来自 *буз-* “破坏”，鞑靼语 *ачык* “开的，打开的”来自 *ач-* “开，打开”，阿塞拜疆语 *солуг* “枯萎了的”来自 *сол-* “枯萎，发蔫”等。

应该看到，许多蒙古语并行词包含有这种附加成份，如蒙古语 *бүлэг*，尔卡梅克语 *бөлг* (*бөлөг*) “部分，篇，章” < 突厥语 *бөлүк* “部分，组”，“（书的）篇，章” < **бөл-* “划分”，“分开”，卡尔梅克语 *кесг*、蒙古语 *хэсэг* “一部分”，“一块” < 突厥语 *кәсәк* < *кәс-* “切，割”；蒙古语 *билг* “智慧”，“才能” < 突厥语 *билик* “知识，学识”，“智慧”，“才略” < *бил-* “知道，了解”；卡尔梅克语 *көвг* “糠，麸子”，“谷壳，谷糠”，“皮，荚，壳” < 突厥语 *кәбәк* “皮，荚，壳”，“糠，麸子”，“头皮屑” < *кәп-* “干涸，枯萎”，“变干”；卡尔梅克语 *көмүрг* “粮仓，粮囤”，“（大）箱，匣” < 突厥语：土耳其语 *gömruk*，*gümrük* “海关，税关”，*бөтү* “存款”，“宝藏” < *көм-* “盖上，遮蔽”，“埋入地里”，“潜入”；蒙古语 *хижиг* “流行病，瘟疫” < 突厥语：吉尔吉斯语 *көзик*、鞑靼语 *кизү* “不治之症，长时间的和无法医治的病”，“流行病，瘟疫” < *кәз-* “慢走，游荡”，“漫游，旅行”等。

在蒙古诸语言中有包含突厥语附加成分 *-к*、*-кы*、*-ки*、*-эк* 的词，它们常常出现在各种工具名称中，例如，蒙古语 *таяг* “手杖，拐杖” < 突厥语 *тайақ* “手杖，拐杖”，“支柱”，“支架，支撑” < *тайа-* “把……靠在……上，倚在……上”，“立支柱”；蒙古语 *багла* “一捆”，*багла-* “捆上，捆在一起”包含有名动词（*отыменные глаголы*）附加成分

-ла, 如突厥语 баш-ла-“开始,着手”来自 баш“头”,阿塞拜疆语 балта-ла-“用斧子砍”来自 балта“斧子”、ташла-“扔,掷”来自 таш“石头”等。

4. 词汇—语义词族 (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гнезда) 不发达是借词的特征之一。有些突厥—蒙古语并行词在蒙古诸语言中有借词的全部特征。词的意义,根据词被其它语言借用时的语义变化规律,通常明显地缩小和专门化。这本身也就说明为什么词被借用而没有自己的语义联系,所以,借词在新的基础上原来是孤立的,与其它词没有内部联系。

查看一下构成一系列突厥—蒙古语并行词的词汇—语义词族,在许多情况下显示出了它们有利于突厥语并行词的语义范围的差异。在蒙古诸语言中,所研究的词形 (словоформы) 不那么能分成各个部分。

蒙古语 ширэ-“纳(一种缝纫法)”起源于突厥语的 сыр-“纳,缝”。据突厥语言所证明,这个动词还有其它的意义,例如:“粘满”,“包围起来,围住”。

在蒙古诸语言中,此动词使用于比较窄的,专门的意义。在突厥诸语言中,它包括在一定的派生词族 (гнездо) 内,如蒙古诸语言中所没有的 сыржак “鞍子,马鞍”、сырма “缝过的褥子”。蒙古语的 ширлэг, сирдег “毡垫子”,“缝制两层并用图案装饰的毡子”也表明是来源于突厥语言,因为它包含很久以前就在突厥诸语言中广泛使用的纯突厥语动词形附加成分。在蒙古诸语言中,这一附加成分只是出现在突厥语借词中。

蒙古语的 эрг “早,很早”,“以前,从前”及其派生的 эртэс “预先,事先”,“适时地,及时地”、эртлэ-“一清早就想去(某处)”起源于突厥语形式 ерта, ирта “(在)一清早”、ертала-“一清早就开始(作某事)”,它们是突厥语动词名词同音素 -эри、-эр “早,很早”,“早晨,清晨”的派生词。除上述派生词外,在突厥诸语言中还能遇到一个派生词—еркен,它在词素语义上 (морф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 与形式 эр 是相关的。因此,突厥语形式的词汇—语义词族显示得比较完整,而蒙古语形式的词族比较贫乏。

突厥语形式 бирге、кепек能指明卡尔梅克语形式 бүүрг “跳蚤”、кешиг “披肩”的借词性质,它们在突厥诸语言中是来自有中立意义的名词 пирэ “跳蚤” икобон “披肩”,并带有适合于它们的附加成分的指小形式。在蒙古诸语言中派生词千看不出来,在这样的外形中一般地说没有指小附加成分。

卡尔梅克语的 өтл-“变老,衰老”是突厥语借词。突厥语动词词干 өт-具有“通过”、“流过”、“从旁边走过”、“追过”的意义。在突厥诸语言中,也广泛使用过由这一词干构成的派生词,例如,以-ан 结尾的形动词:阿塞拜疆语 өтән、土库曼语 өтен “过去的”,“走过去的”,带有附加成分 а 的动名词:土库曼语 өте、哈萨克语和卡拉卡尔帕克语 өте、吉尔吉斯语 өтө、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 ута “很,非常”,“太,过于,过分”。突厥语形式有比较丰富的派生词族,然而在蒙古诸语言中,上述动词形式不仅在词汇系统中是独立的,而且在语义方面也有意义狭窄和专门化的特点。

同时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即蒙古诸语言中的派生词数量并不比突厥语言中的少,如卡尔梅克语 ижл、蒙古语 ижил “一样的”,“相似的”,“成对的”。例如蒙古语 ижилгүй “不成对的,无可比拟的”、ижилдэх “变成一样”、ижилсүүлэх “使之成为一样的”、ижилсэх “相好,变得亲热”、ижилших “相互习惯”,卡尔梅克语 ижилдүлх “使之习惯”、ижилдх “(渐渐地)习惯”、ижиллнн “习惯(动名词)”等。

突厥语 еш “一双、一对”,“一双中的一个”,“面貌相同的人,双生子(之一)”,“相似的”,“一样的”,“同事、同学、同志” <эш “相似”、еш-ле-“使联合成双,使

成对”，“使相似的、一样的东西（以及人）联合成一对”、*сш-леш-*“变成相似的某个人或某种东西”，“变成一样”，“成对”，“联合起来”等。

但是，在突厥和蒙古诸语言中，用来构成派生词的后加成分在起源上是不相同的。

在蒙古诸语言中广泛使用后加成分 *-ч*，它表示某种职业，如卡尔梅克语 *шалч*“牧民”、*уйяч*“裁缝，缝衣匠”、*ширлэч*“油漆工”、*шалжгч*“割草者，割禾者”、*тосхач*“烧砖工”、*орчулагч*“翻译，译者”；蒙古语 *тутч*“旗手”、*машинч*“司机”、*монголч*“蒙古学家”、*нэхэгч*“织布工人”等。

在突厥诸语言中，带有附加成分 *-чы*、*-чи* 的词表示从事某种工作的人，如土耳其语 *авси*“猎人”来自 *ав*“打猎，狩猎”，阿塞拜疆语 *дилчи*“语言学家”来自 *дил*“语言”，阿尔泰语 *шалчы*“放牧人”来自 *шал*“家畜，牲畜”，库梅克语 *тиширчи*“铁匠”来自 *тишир*“铁”，图瓦语 *анчы*“猎人”来自 *ан*“野兽”，哈卡斯语 *палыхчы*“渔人”来自 *палых*“鱼”，鞑靼语 *эшче*“工人”来自 *эш*“工作”，乌兹别克语 *чорвачи*“养畜家，畜牧家”来自 *чорва*“家畜，牲畜”，吉尔吉斯语 *балыкчы*“渔人”来自 *балык*“鱼”，楚瓦什语 *тишёрсё*“铁匠”来自 *тишёр*“铁”等。

但是，根据蒙古语言的材料还不能查明后加成分 *-ч* 的起源。为了查明其起源，需要吸收突厥诸语言的材料。看来，这里表示职业的意义不是原有的。很可能，突厥语的附加成分 *-чы*、*-чи* 曾经是表示习惯、爱好某事的形容词的附加成分，如绍尔语 *урушчы*“好打架的”、*терчи*“好出汗的”，阿塞拜疆语 *инадчи*“固执的”等。后来，这附加成分从形容词范围转入了名词范围。蒙古诸语言不能提供这些材料，这就证明蒙古诸语言中的附加成分 *-ч* 是起源于突厥语。

5. 在蒙古诸语言中过去没有 *р* 音化和 *л* 音化。它只是出现在突厥—蒙古语的并行词中。

为了证明突厥语言和蒙古语言在起源上的亲缘关系，人们常诉诸 *р* 音化和 *л* 音化中表现出来的语音变化（*эвковые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и*）。大家已经知道，*р* 音化被理解为 *з* 变为 *г*，而 *л* 音化被理解为楚瓦什语中所出现的 *л* 和 *ль* 的对应。

如果蒙古语言真的在起源上与突厥语言有亲缘关系的话，那末 *р* 音化和 *л* 音化也应当在蒙古语起源的词中表现出来。

С.С. 哈尔科娃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专门研究，没有获得任何肯定的结果。现在已经查明，所有与突厥语词形（*словоформы*）相对立的蒙古语词形 *з*、*р* 或 *ш*、*л*，在楚瓦什语中有同样的反映，如卡尔梅克语 *бүрү*“牛犊”，古代蒙古语 *biragu* = 突厥语 *бузагу* = 楚瓦什语 *пăру* < *бузагу*；尔卡梅克语 *үкр*“牛”，蒙古语 *ухэр*“牛” = 突厥语 *өкүз* = 楚瓦什语 *вăкăр* < *өкүз*；卡尔梅克语 *уург*“初乳” = 突厥语 *агуз*、*огуз*、*угуз* = 楚瓦什语 *мырмы* < *агуз*；卡尔梅克语 *күргн*“女婿” = 突厥语 *күзәр* / *ү*；卡尔梅克语 *зорх*“划，刻”，“画” = 突厥语 *яз* = “写” = 楚瓦什语 *сыр* = “写”，“画” < *яз* = “画（线），画（图）”，“画（图画）”；卡尔梅克语 *ут*，蒙古语 *урт*“长的” = 突厥语 *уз*“长的”、*уз* = “加长，延长” = 楚瓦什语 *вăра* = “加长，延长”，“继续” < *уз* = “延长，拖延”，“继续”、*уз*“长的”，卡尔梅克语 *көөр*“夸口，吹牛” = 突厥语 *көз*、*күз*“好打扮的，好穿戴的”，“服饰漂亮的，花花公子”，“自豪的，傲慢的”，“自大的” = 楚瓦什语 *кăпăр*“服装，装束”，“饰物，装饰品”，“装束漂亮的”，“说大话的人，爱吹牛的” < *күг* / *өз*；卡尔梅克语 *өр*“心口”，“内心” = 突厥语 *өз*“自己，本人”，“本质”，“内部” = 楚瓦什语 *вар*、*варă*“中间”，“中心”，“内部”，“胃，肚子” < *өз*“身体，肉体”，“果心”，“内部，内心”，“自己，本

身”，卡尔梅克语 *икр* “双生子”，“孪生子” = 突厥语 *икиз* = 楚瓦什语 *йёкёр* “双的”，*йёкёрэш* “孪生子”，“双生子” < *икиз*。

此规则中也有例外。我们指的是能显示出 *э* 的 *Р* 音化而在楚瓦什语中没有的一些蒙古语词；例如：卡尔梅克语 *хурн* “艾虎，艾鼬” = 突厥语 *күзүн*，卡尔梅克语 *хурһн* “羊羔” = 突厥语 *қузы*。既然上面所引用的并行词是属于通常称为术语的那一部分词汇，那末认为它们可能存在于古楚瓦什语中，而后来丧失了并被其它名称所代替，是合理的。例如在匈牙利语中有一个无疑是匈牙利人从楚瓦什人祖先那里借用来的，但现在在楚瓦什语中已经丧失掉的词 *gögeпy* “黄鼠狼”，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于这种假设有利。

大多数突厥—蒙古—楚瓦什语并行词，除卡尔梅克语 *өр* = 突厥语 *өз*、蒙古语 *урт* = 突厥语 *уз* 之外，都是能够很容易地从一种语言转入另一种语言的词汇部分。在这方面，卡尔梅克语 *бор* “灰色的” = 突厥语 *боз* 的对应是很有意思的。突厥语的 *боз* 有广阔的使用范围，它包括除楚瓦什语以外的所有阿尔泰系语言。曾在蒙古和满洲—通古斯诸语言中通用的 *бор* 一词，在西伯利亚的某些突厥语言中以及在十五世纪的一本土耳其文献中可以看得出来。最后，*бор* 真的表示“灰色的（适用于马）”的意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形式 *бор* 说来，我们认为很可能是来源于波斯语的 *bār*。① 所以利用这种并行词来证实或者否定突厥语言和蒙古语言在起源上的亲缘关系是令人怀疑的。

有些并行词被用来作为拥护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在起源上有亲缘关系的人的例证，是非常有争议的。把卡尔梅克语的 *нарн* (*нарһн*)、蒙古语的 *нар* (*ан*) “太阳”与突厥语的 *йаз* “夏天”，“春天”作对比是可以的，但是蒙古语的首辅音 *н* 与突厥语的 *н* 的对应没有论证。

在卡尔梅克语 *нудрх*、蒙古语 *нудурга* 和突厥语 *йүзрук* “拳头”的对比中，能看到一个唯一很有说服力的和带有这个语音对应的并行词，但是蒙古语并行词可以解释为来自像哈卡斯语那样的突厥方言言，在哈卡斯语中能看到 *й > н* 的转变；例如，在哈卡斯语中 *нүзүрх* 相当于“拳头”一词，*й > н* 的转变也部分地出现在绍尔语中。②

在蒙古诸语言中有 *л* 音化的例子为数不多，如卡尔梅克语 *залу*、蒙古语 *залуу* “年轻人，青年人”，“年轻的男人” = 突厥语 *јаш* “年轻人” = 楚瓦什语 *сул* “年”，“年龄” < 突厥语 *ја:л* - “年轻人”，“成年人”；卡尔梅克语 *ховл* “槽，斜沟”，“管子，筒” = 突厥语 *қоғуш* 和楚瓦什语 *хавăл* “树窟窿”，“空心的”，“空的” < 突厥语 **қоғу-л* - “槽，斜沟”。

在卡尔梅克语 *чолун* “石，石头”、蒙古语 *чолун* = 突厥语 *таш* 和楚瓦什语 *чул* 那样的对比中，多半应该把楚瓦什语形式看作是蒙古语借词，因为突厥语形式和楚瓦什语形式不是从同一个来源引伸出来的。

拥护突厥语和蒙古语在起源上有亲缘关系这一假设的人，为了证明有 *л* 音化，时常引用一些人为地挑选出来的例子。塔拉特·捷金 (Талат Текин) 把突厥语 *es-* “（用手、脚）挖、刨”，“搂，耙集”与楚瓦什语 *al-* “耕，耕地”，*alt-* “挖，掘”，蒙古语 *selbi-* “划（船），摇（桨）”，*selbigür* “桨，橹”加以比较。③ 这种比较，除语义联系离得远以外，在语音上也是不合理的。在突厥诸语言中没有出现首辅音 *s* 完全消失的现象。只有雅库特语是例外，大

① В. В. 谢沃尔江著《突厥语词源辞典》，莫斯科，1978年，第172页。

② Б. А. 谢列勃连尼科夫、Н. З. 加吉耶娃著《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巴库，1979年，第56页。

③ Т. Tekin. Further evidence for zetacism and sigmatism. — In: „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 Budapest, 1975, стр. 20.

家知道，在雅库特语中首辅音s通过中间阶段h而消失了。

带有p音化和л音化特征的词从楚瓦什语型的突厥语传播到了蒙古诸语言中，这是毫无疑问的。

6. 突厥—蒙古语并行词中的许多词是漫游无定的文化术语。任何一个研究突厥—蒙古语并行词的人都信服，其中有些并行词是漫游无定的文化术语，所以不一定能够很明确地表明它们是从哪里借来的。С.С. 哈尔科娃对突厥—蒙古语并行词的分析证明，约20%的突厥—蒙古语并行词是术语词。它们按其包括的题目范围是各式各样的和多方面的，但是没有超出所谓文化词或漫游无定的术语的范围，因为它们很容易从一种语言转入另一种语言。属于这些词的有：蒙古语алтан，突厥语алтын“黄金，金子”；蒙古语бал，突厥语бал“蜂蜜”；蒙古语барс“虎”，突厥语барс；蒙古语бэрэх“鲑鱼”，卡尔梅克语бекр，土库曼语бекра“鲑鱼，鳟鱼”；卡尔梅克语боз，蒙古语боза，突厥语буза“一种饮料”；蒙古语бүргэд“鹰”，“鸢”，卡尔梅克语бүргэд (бүргед)，鞑靼语бөркет；蒙古语бух“种牛”，卡尔梅克语бух，鞑靼语буга、бугай；卡尔梅克语бурху“钻孔器，螺旋钻”，“手捻钻”，哈萨克语бурғы；蒙古语үхэр“牛”，卡尔梅克语үкр (үкер)“牛”，土耳其语ököz，哈萨克语өгіз，楚瓦什语лăкар“公牛”；卡尔梅克语балт“斧子”，蒙古语балта，突厥语балта；蒙古语айл“村落”，鞑靼语авыл“农村”；卡尔梅克语、蒙古语сав，鞑靼语савыт“器皿，碗碟”；蒙古语жигэ“果实”，“水果，鲜果”，卡尔梅克语төмшн，鞑靼语жиҗиш；卡尔梅克语чёрг (цэрэг)“军，军队，部队”，蒙古语цэрэг，土耳其语çeri“军，军队”；卡尔梅克语буур“公路驼”，突厥语буура“公路驼”；蒙古语өсө“红铜”，突厥语өсө；卡尔梅克语көөрг (көөрег)“（铁匠的）风箱”，鞑靼语күрек；卡尔梅克语ташһ“烙印，印记”，蒙古语ташга，鞑靼语ташга；卡尔梅克语тасы，蒙古语тасаы“小腰带”，鞑靼语ташыа“腰带，带子”；卡尔梅克语хатһ(хатын)“皇后，王后”，“夫人”，突厥语катын“女士，太太，夫人”，“统治者之妾”；卡尔梅克语түмн (түмөн)“一万”，蒙古语түмшн，鞑靼语төмшн；卡尔梅克语сал，蒙古语сал，鞑靼语сал“木排，木筏，筏子”；卡尔梅克语суль“燕麦”，鞑靼语солы等等。

7. 突厥—蒙古语并行词中的许多词属于原始突厥语。突厥—蒙古语并行词中的许多属于突厥语的词，证明有利于从突厥语借入蒙古语的观点。

可以证明在原始突厥语中有这种词的特征，首先是它们存在于所有的突厥语言中，特别是存在于被认为最不易渗透同时又是稳定的那一部分词中。与突厥语相当的蒙古语词不仅不表示古代状态，而且证明是从突厥语原型中推定出来的；这种情况也主要是指出这些词属于原始语。现在可以举出其中的一些词作为例子：蒙古语тэн(г)“相同的”，“一样的”<突厥语тән“一样的”，“相同的”；卡尔梅克语яр-“揭开”，“拉开”<突厥语јар-“掀开，割开”，“劈开”，јарық“切口”，“裂口”，“裂缝”；蒙古语асра-“服侍”，“照顾”，卡尔梅克语аср-(асыр-)<突厥语асыра“喂养”，“养育”，“培养，培育”；蒙古语хүч“力，力量，劲”，卡尔梅克语күчн(күчсн)<突厥语күч；蒙古语алаг“终点，末尾”，卡尔梅克语ялг(ялбг)“末尾，终点”<突厥语адак“脚”，“末尾”；蒙古语хөх“兰色的”，卡尔梅克语көк(көке)<突厥语*көж；蒙古语алаг“杂色的，花的”，卡尔梅克语алг(альг)<突厥语ала<алак；蒙古语、布里亚特语дэлэн(г)“(畜类的)乳房”<突厥语јел’ин；蒙古语тохго-“停留，停止”，卡尔梅克语тогт-(тогтһ-)<突厥语токта-；蒙古语сохор“瞎眼的，盲人”<突厥语соқыр；蒙古语шагта-“称赞，夸奖”，卡尔梅克语шагт-(шагтһ-)

“称赞,夸奖” < 突厥语 *мақта-*; 蒙古语、卡尔梅克语 *жил* “年” < 突厥语 *йыл*; 蒙古语 *хүрэ(эн)* “铲,锹” < 突厥语,如楚瓦什语 *кёресе* “铲,锹”,突厥语 *күрәк* “铲,锹” < *күрә-* “耙集,搂在一起”等等。

关于似乎证明有利于突厥语和蒙古语在起源上有亲缘关系的理由。

1. 成为突厥—蒙古语并行词的词属于基本词汇,仿佛证明这些语言在起源上有亲缘关系。

突厥—蒙古语并行词包括的范围广和某些基本词的吻合,以及语音对应没有明显破坏,似乎都证明对这一论点有利。

确实有这种事实。突厥—蒙古语并行词中的许多词是属于基本词:例如,蒙古语 *алаг* “杂色的,花的”,卡尔梅克语 *алг*,鞑靼语 *ала*; 卡尔梅克语 *зах* “领口”、“(衣)领,领子”,“边缘”,蒙古语 *зах*,鞑靼语 *яка (јака)*; 蒙古语 *сахал* “胡子”,卡尔梅克语 *сахл*,鞑靼语 *сакал*,土耳其语 *sakal*; 蒙古语 *хэн* “谁”,卡尔梅克语 *кен*,突厥语 *киш* “谁”; 蒙古语 *бах* “蛙”,鞑靼语 *бака*; 卡尔梅克语 *хар* “黑色的”,蒙古语 *хар*,突厥语 *кара*; 蒙古语 *хавирга* “肋,肋骨”,鞑靼语 *кабырга*; 蒙古语 *хашгара* — “叫喊”,鞑靼语 *кычкыр-*; 蒙古语 *тал* “平原”,“草滩”,鞑靼语 *дала*; 蒙古语 *тогто-* “停留,停住”,鞑靼语 *тукта-*; 蒙古语 *хөх* “兰色的”,哈萨克语 *жөк*,鞑靼语 *күк*; 蒙古语 *спирэг* “稀疏的”,鞑靼语 *сирәк*; 蒙古语 *сохор* “瞎眼的,盲人”,鞑靼语 *соқыр*,哈萨克语 *соқыр*; 蒙古语 *таяг* “手杖,拐杖”,鞑靼语 *таяк*; 蒙古语 *босх* “门坎”,鞑靼语 *бусага*; 蒙古语 *хүч* “力,力量”,鞑靼语 *күч*; 蒙古语 *арун* “干净的”,“整洁的”,鞑靼语 *ару*; 蒙古语 *алс* “远的”,哈萨克语 *алыс*; 蒙古语 *төлө-* “支付,赔偿”,卡尔梅克语、鞑靼语 *түл-*; 卡尔梅克语 *төгрөг (төгрөг)* “圆形的”,鞑靼语 *түгөрөк-*; 卡尔梅克语 *магна* “额,前额”,鞑靼语 *маңлай*; 蒙古语 *хара* — “看,瞧”,鞑靼语 *кара-*; 卡尔梅克语 *булг (бульг)* “泉”,蒙古语 *булаг*,鞑靼语 *булак*; 蒙古语 *бөхий* — “弯腰”,卡尔梅克语 *бөки-*,鞑靼语 *бөклән* — “弯腰,弯曲”等等。

但是,这种论据当然不能算是证实这些语言有亲缘关系的理由。上面所举的全部基本词汇,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密切接触而被蒙古语从突厥语中借用来的。在语言史上,这样的情况经常会遇到。在语言相互影响的条件下,基本词也往往受到相当大的变化,如匈牙利语 *szakal* “胡子”和土耳其语 *sakal*,鞑靼语 *сакал*; 芬兰语 *parta* “胡子”和德语 *Bart*; 阿尔巴尼亚语 *gërpik* “髭毛”和土耳其语 *kırpık*; 威普斯语 *рожа* 和卡拉伊姆语 *рожа* “脸,面孔”,俄语 *рожа*; 马里语 *парня* “手指,脚趾”和楚瓦什语 *пурне* 等等。

在与鞑靼语分布区毗连的地区通行的乌德穆尔特语,从鞑靼语中借用了不少属基本词汇的词;例如乌德穆尔特语 *бабай* “祖父”,鞑靼语 *бабай*; 乌德穆尔特语 *казир* “现在”,鞑靼语 *хәзер*; 乌德穆尔特语 *шотор* “美丽的”,鞑靼语 *шатур*; 乌德穆尔特语 *тулкым* “浪,波浪”,鞑靼语 *дулкын*; 乌德穆尔特语 *яратыны* “爱,喜爱”,鞑靼语 *ярат-* “爱,喜爱,喜欢”等等。

2. 在突厥—蒙古语并行词中,对突厥语和蒙古语的语音规律没有任何重大的曲解之处。

在突厥—蒙古语并行词中没有出现任何明显违反突厥语语音规律的现象。

在这些并行词中,词的语音外形可能有差别;例如卡尔梅克语 *хар* “黑的,黑色的”,蒙古语 *кара*,突厥语 *кара*; 蒙古语 *сахи-* “保护,看守”,突厥语 *саққ-ла-*; 蒙古语 *сохор* “瞎眼的,盲人”,突厥语 *соқыр*。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差别的产生是由于很久以前存在于蒙古诸语言中的后唇音 *к* 变成了 *х*。被借用的突厥语词能忍受这种语音变化,因此 *к* 在蒙古诸语言中变成了 *х*。

蒙古语 *цаг* “时间”,卡尔梅克语 *цаг* < 突厥语 *чак*; 蒙古语 *цөл* “荒漠”,卡尔梅克语 *цөл* <

突厥语 чол “草原，荒原”；蒙古语 цэцэг “花”，卡尔梅克语 цецг (цэег) < 突厥语 чачак。这种差别的产生是由于蒙古诸语言中的 ч 在很久以前就已变成了 ц。

卡尔梅克语 зэлг “消息” < 突厥语 яны “新的”；蒙古语 эрх (эн) “心脏” < 突厥语 йрэк；卡尔梅克语 зарш “碎米，碎粒，碎仁” < 突厥语 жарша “碎米，碎粒，碎仁”等等。这些差别是由于上面所列举的词是从某些音化的 (джекающие) 突厥语中进入蒙古诸语言的。

没有违反语音规律也不能说明突厥语和蒙古语在起源上有亲缘关系。借词能服从借入语言的语音规律。

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各种理由并没有证实突厥语和蒙古语在起源上有亲缘关系的假设。在蒙古诸语言中发音相似的突厥语词是突厥语借词，它们是在不同的时代从各种不同的突厥语中借用来的。楚瓦什语就是这些突厥语中的一种语言。当然，也有过从蒙古诸语言中借用的词，但是这是一个需要专题研究的题目。

据我们看来，也不能认为阿尔泰学家所采用的研究突厥语和蒙古语在起源上的亲缘关系问题的方法是完善的，因为他们都只是以有限的一些借词和外表上的和声 (созвучие) 为根据。

所以，或是应该放弃突厥语和蒙古语在起源上有亲缘关系的假设，或是利用更完善和更令人信服的研究方法和论据来证明这一假设。

译自《苏联突厥学》杂志

1983年第5期

(上接第157页)

Patcharin Peyasantiwong.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Georgetown University, October 1977.)

8. 《论台语中部语支中的某些方言的声调的语音形式；M. 布朗的音调强弱理论的应用》，参加1977年5月尼苏达地区语言和语言学会议第三次年会的论文 (On the Phonetic Shapes of the Tones in Certain Tai Dialects of the Central Branch: An Application of Marvin Brown's Theory of Tonal Dynamics. Third Annual Minnesota Reg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ay 1977.)
9. 《德语和台语中亲属称谓的所指格和呼格的用法；对比分析》，与 B. 约翰合著。参加1977年5月在明尼苏达地区语言和语言学会议第三次年会的论文 (Referential and Vocative Use of Kinship Terms in Germanic and Tai: A Contrastive Analysis. With Brenda Johns. Third Annual Minnesota Reg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ay 1977.)
10. 《台语话语中零首语的重复法》，与 J. 格里玛合著，参加1976年10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9届汉藏语言国际会议的论文。(Zero Anaphora in Thai Discourse. With John Grima. Ni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Copenhagen, Denmark, October 1976.)

《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一书的序言

G.克劳森 著
曦 镛 译

由知名学者的朋友们和学生们一起合出一本论文集作为给知名学者七十寿辰的献礼，这是学术界礼仪上的惯例，这种论文集可以称作Charisteria, Symbolae, Festschrift, Armağan, 或者更通俗地称作Anniversary Volume（周年纪念文集）。

如果说献礼者们内心深处怀有的动机之一是一种暧昧的希望，希望老先生会领悟到，这个纪念文集是在谨慎地暗示，他不能胜任工作了，应该退休，应该让贤，这样说未免过分苛刻，而且的确有失公允。可是，七十生辰在人生中乃是具有某种转折意义的时刻，它表明从此只有下坡路可走，这个事实是定而无疑的。由于我本人在学术界是个尚未登堂入室的门外汉——用国民保险条例的话来说，最宽容的考语可能是刚入门的人，最苛刻的考语可能是擅自闯进门的人——所以我若荣膺周年纪念文集这样的厚爱可能太不相称了；因此，为避免同行间的争议，我觉得不如反过来，由我向诸位朋友——我从来没有学生——奉献一份报告，稍晚一些庆祝我的七十岁生日。报告的内容就是近十年来我潜心研究突厥语的早期历史所得出的部分结论。初看起来这样做可能显得好虚荣、有违常理，其实不然。有些学者一辈子象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知识，最后却把知识带到了阴间去了，身后的成就微不足道，或是没有任何成就可言，我们大家对这种情况是太熟悉了。我希望我奉献的报告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报告，我的目的是把我在过去十年间所了解到的、有关突厥语和蒙古语的若干实际情况按照逻辑顺序编在一起提出来，并且指出某些研究方向。我认为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人都可以循着这些方向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而且会有成效。

从写这本书的第一稿起，我已经有些关心潜在的读者了。但是可能关心得不够，我极力通过审慎的修改使这本书满足三个相当不同的要求。我希望在这样的过程中不至于样样落空。

确实，初学任何一门突厥语的学生都需要适合他们的突厥学导论，这篇导论应当使他们大致了解突厥语群（Turkish language group）整体的概况，应当帮助他们明了自己要学习的那种语言，也许是土耳其语，也许是苏联境内所说的一种突厥语，在突厥语群里处于什么地位，而且应当激起他们对整个突厥语群更广泛、更深入的兴趣。适当满足这种需要从来是我的目的之一。

确实也需要重新审查早期突厥语文献，比如说截至十一世纪末为止的突厥语文献的标音，并做某些方面的修改，以确定文献语言的语音结构，然后据此推断我们所能设想的最早的突厥语形式的语音结构。我也已经付出了很大力量来满足这个需要，但是这个是个困难的，专业性很强的课题，我以为，如果初学者在这本书里涉足这种艰深的课题恐怕会觉得寸步难行。

最后，再好大概莫过于结束突厥学上多年来纠缠不清的“阿尔泰理论”这桩公案，而且如果可能，进而一劳永逸地说清突厥语和蒙古语彼此究竟有没有发生学亲缘关系，我已经在